



旧物

## 铁路扣子

马立明

近日,我和夫人整理姐姐送来的一台老式缝纫机,在一个长长的针线盒里,发现多种不同规格、不同材质的铁路扣子。妻子说,不要了。我说,留下作个纪念吧!

我在把玩这些铁路扣子时,一种亲切感扑面而来,同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惆怅也随之涌上心头……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在株洲县三中上中学,班上有几位同学是铁路职工子弟。当他们穿着一身笔挺的,全是“铁路扣子”的制服出现在我们这帮农家子弟面前时,不由得眼睛一亮。因为喜欢,我还向他们讨要过此扣,结果自然是未能如愿……

在这些不同材质的铁路扣子中,我最喜欢的是铜质的,因为它闪亮发光。当然,我更看重的是由“工人”二字组成的“铁路扣徽”。此“扣徽”不但突出了“工人阶级”

这一主题,其“人”字下面的“工”字,极像铁路钢轨的横切面,“工人”二字又巧妙地借用了篆书的用笔结构,成圆形则凸现了工人阶级的紧密团结……愚认为,此“铁路扣徽”的设计,是我国众多徽标设计里最优秀的一个。

本人虽与此扣无缘,但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,却有多位铁路工人,如上述的姐姐、姐夫,还有妹夫、妹妹,特别“牛”的是,我还有个当火车司机的舅舅。他不但开过蒸汽机火车头,还开过电力机车火车头。记得我刚调来市里工作时,还专程去清水塘机务段看过他。在段里一个偌大的“劳动模范宣传栏”里,我看到舅舅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,帅气得很,当时我羡慕得不得了!更为了不得的是,我有个外甥唐开剑,是铁路上的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。2011年4月,

胡锦涛总书记在海南考察铁路工作时,还特别接见了他们这些劳动模范。开剑不但跟胡总书记握了手,还合了影。我认为,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耀,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大家族的荣光!

今天,当我如数家珍地摆弄这些铁路扣子时,我傻傻地想,要是让我重新选择职业,下半辈子,我一定要当一名敬业的铁路工人,或者像姐姐姐夫、妹妹妹夫那样,在“八段”上辛勤工作,或者像舅舅那样,驾驶一辆蒸汽机火车头或是电力机车火车头——不,如今是带G字头的“和谐”号火车头——然后穿上那套笔挺的缀有铜质铁路扣子的工作服,逢山钻洞、遇水过桥,跑遍祖国的大江南北,把一个个乘客(或是货物),送到应去的地方。你看,这是一项多么神奇而又光荣的工作啊!

铁路扣子。许养摄

## 记事本

## 牛韵

贺志伟



### 一、牛角

我是医生,我医学的牧场,多半垦自少年。时光中,有一头牛,自时光深处踱步而来,蹄印里便长出故事。

少年时,我在乡间书店偶见残破的《耕牛养殖手册》,才知道湖南黄牛有三类:雷蹄牛矮小精悍,温岭牛角峰高耸,皖南牛筋骨结实。黄牛融在泥土的颜色里,纹路深浅如写黄土的文章。黄昏时分,常有老农将卧牛牵上土丘,一个趑趄,险些跌进暮色中。

牛如果顶人,必定是伤筋动骨的。柳宗元写《牛赋》,这样描述:“魁形巨首,垂耳抱角。”记得老师讲到这里,总要踉踉跄跄。

牛角是最具风骨的。老农说:“牛低头吃草,昂首展角。”那一对弯角,不仅是防卫的利器,更是尊严的象征。当初我学画牛时,邻村老汉说:“牛斗力在角,你看它尾巴夹紧,全身力气都贯到角上。”他养的黄牛去年救了整个牛群——山洪冲垮围栏时,那头最温顺的母牛竟用牛角顶开木桩,让小牛先逃走。

旧时斗牛的时候,两牛相争,角角相抵,频频迸发金石之声。古人曾以角为觥,盛酒敬天地;匠人将角雕成号角,吹响时声传数里。所以我画牛总先画角。李可染的牛如墨块,徐悲鸿的牛似山石。霍去病墓前的石牛,工匠夸大了蹄角,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便呼之欲出。

诚然,那牛角,弯而不折,硬而不僵——是风骨,也是生命的姿态。

### 二、放牛

少年时光放牛,我和老黄牛,它不语,我不言,默契全在牛绳的一松一紧间。

天未亮透,我便去牵着黄牛出栏。牛早在槽边等候,鼻息喷着白气。我蹑脚解缰,它温顺低头。一路上,牛不紧不慢,蹄印覆着露水,我的布鞋也跟着湿润。

到了后背冲坡上,我将牛绳往它角上一绕,任其吃草。牛从不远

走,只在草深处吞舌轻嚼。我坐在埂上读书,牛偶尔抬头望我,眼神似问:“还在吗?”又理首草间。那些年我读的书,都浸着青草气与黄牛反刍的沙铃声。

有个夏日午后,我靠着黄牛温热的肚皮背英语单词。牛的身躯起伏如一座呼吸的山丘。远处父母锄地,汗珠砸土;我这儿却静极,只有牛反刍的咕噜声如隐秘的节拍。

日头西沉,我起身,黄牛自然相随。牛铃叮咚,敲碎夕阳。我们的影子在田埂上交叠,难分彼此。

如今回想,那时候不是我在放牛,而是牛在放我——放我一段安静的少年,放我一个踏实的心性。

### 三、牛黄

从村口往西走六里,便是下洞集市。摊前总有个戴圆框眼镜的郎中,祖母说他叫“草药张”。他的红布上摆着各色药材,最让我好奇的,是那些黄褐相间的牛黄。

“小小子,这可是牛胆里的金子。”“草药张”拈起一块对着日光。他告诉我,牛黄是病牛胆中的结石,苦寒之物,却能清热解毒。邻村有个孩子出麻疹,高热不退,用了他的牛黄丸,一夜便退了烧。

最神奇的是看他验药。他将牛黄粉末抹在指甲上,说是“透甲法”。真牛黄的粉末会慢慢渗入指甲纹理,留下洗不掉的金黄色。“《雷公地灸论》里记载的法子,做不得假。”他推推眼镜,颇为得意。

多年后,我在医学院读到《温病条辨》,看到“安宫牛黄丸”能治热入心包、神昏谵语,忽然想起“草药张”的话,果真如此。

如今,每当我开出牛黄制剂时,总会想起“草药张”常说的那句:“牛吃的是草,挤的是奶,连病中都为人留着良药。”

### 四、牛魔王与牛郎

说来有趣,我最早认识的牛,竟是《西游记》里的牛魔王。夏夜纳凉时,祖母摇着蒲扇讲“孙悟空三借芭

蕉扇”,那头顶碧水金睛兽、手持混铁棍的牛魔王,成了我童年里最威风的神形象。

后来在电影里看《牛郎织女》,才发现牛还有另一副面孔。严凤英饰演的织女唱道:“牛郎啊,你的姻缘是老牛牵线”,那头默默奉献的老牛,与威风凛凛的牛魔王居然形成了奇妙的对比。

我曾为此困惑:究竟哪个才是牛的真面目?直到多年后重读《西游记》,才在“牛魔王现出本相”那段描写中窥见一斑——白牛本相“头如峻岭,眼若闪电,两只角似两座铁塔”,这描写竟与村里斗牛时的公牛如此相似。

原来,那威风的妖王与沉默的家畜,共享着同一副倔强的筋骨。父辈所敬的,正是这收起了锋芒、选择了耕耘的生命。

### 五、敬牛

戏里的牛通人性,田间的牛更是农家的依靠。父亲侍候老牛,比照顾孩子还细心。天不亮父亲便去添草料,夏天为它驱蝇,冬天为它御寒。“牛是半个家当。”父亲常摸着牛角说。

《礼记》有云:“诸侯无故不杀牛。”这种敬畏延续到民间,形成了“再穷不吃牛肉”的规矩。二伯家的老牛死后,全家人肃然为它挖坑立家,烧香祭拜。那时我不解,现在才明白,这不仅是感恩,更是农耕文明中与牛相互依存的生命伦理。

前些日子,回湘东老家,我发现牛棚已改建为农机库。侄子指着拖拉机问:“为什么叫‘铁牛’?”我张口欲言,却发现任何解释都显得苍白。

时代在变,铁牛取代了黄牛。但父亲侍候老牛的身影,连同那血肉相连的记忆,已刻进骨子里。

### 六、老黄牛

行医三十二载,越发觉得看病如耕田。每个病人都是一块待耕的田。望闻问切如勘察土质,用药如选种子。刚行医时总想速见成效,后来才懂,医病如老牛走路,一步一个脚印。

写文章时,我也想起老黄牛犁地的样子——一字一句,就像一犁一垄,不能贪快取巧。好文章是慢慢“耕”出来的。

前几天,年轻医生问我:“现在都人工智能了,您还这么慢慢看病?”我指指窗外的工地:“你看那打桩机,一下一下,根基才深。”

最重要的是走得慢,而是走得稳。就像那老牛自时光深处踱步而来的,蹄印深深浅浅,却达成了路。

## 卷毛

刘正平

走下Z332次列车,喘过口气来,再换乘大巴,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久违的家了。正是饭点,先填饱肚子再说,走进街角一家餐馆。餐厅里熙熙攘攘,座无虚设,一个扎着辮子头的少妇把我们夫妇领到后院的一张大圆桌旁。对座已有一个三十好几的汉子,方脸、阔嘴,脑顶光溜溜的像个球胆,只有周边一圈稀疏稀疏的头发,我不禁失声大叫:“黄狗哥,可见着你了!”

那人翻白眼,许久才认出我:“呵,你是猫恩叔吧?我爹没了,我是卷毛哩。”

父子俩咋这么像呢?活脱脱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,那身板、眉眼、秃头……

我们那里是一片资源枯竭了的老矿区。二十多年前,我经营矿山器材,努力将生意做大做强,东挪西借筹集资金运转。黄狗正是眼前卷毛的年纪,只想突然暴富,到处乱挖,隔三五后来我店里拉器材,屡屡赊欠。因碍着与曾祖父的亲,我从不二话。那时的卷毛还在上学,满头卷曲的乌发,人们都叫他卷毛,真名倒不为人知。后来矿山大整顿,黄狗欠下几十万元债跑路了。我被他们那些人害惨了,店内货物被债主控一空,两铺面被银行拍卖。举家来到深圳,从打螺丝到开出租车,无脸见江东父老,一直未回家。

卷毛弱弱地问道:“我爹欠你几多钱哩?”

我懒得搭理,现在人都没了,又过了法定追诉期,还讲这些废话做啥。

两人陷入尴尬,辮子头风风火火地来了:“先生,您们吃啥?”

“小炒黄牛肉、盘龙黄鳝、油爆龙虾……”卷毛大大咧咧地报出一串菜名后,转脸问我:“叔,喝酒不?”

光这就要大几百,谁买单呢?我心一紧,忙连连摇头。辮子头仍使出看家的本领,呲着一口晶亮的鼠牙,喋喋不休,“有正宗的邮邮酒、雁峰酒、西渡湖……”

卷毛有点烦,眉头一拧:“成心推我下岸?吃了饭还要开车回去哩。”

见他这样大手大脚花钱,我不禁犯疑:“贤侄,你在那里发财?”

他笑道:“发啥子财呢?土里刨食呗。”

土里刨食?我脑海里油然浮现一片坍塌的矿洞、一堆堆乱石废渣。山溪里的水是降红的,像山在流血。水和土质严重污染,大片土地被抛荒。老婆忙去结算单,但不及卷毛快,他将手机照着二维码一扫:“付了。”

土里刨食不易,我瞅着桌上的剩菜残羹,大发感慨:“不是你叔不会说你大吃如小赌,何必花这么多钱?”

他捡起桌上的手机,淡淡一笑,领着我俩走向大街旁的停车位。林荫下一辆小轿车轻亮轻亮,还崭新哩。现在的年轻人换车就像换衣服。我原也想自驾回家,屈指一算:从深圳到家里600多公里,耗油、过路费等等,往返要一千多元。还是绿皮火车好,费用不到自驾车的零头。我即现身说法:“做叔的又要说你……”老婆悄悄在我大腿上拧了一把,我才打住了话头。

小车下了高速,拐入乡道,前行数里,突然眼前一亮。偌大的一个人工湖碧波荡漾。几个买鱼的客户立即围上来,刘总长刘总短地套近乎。我满心疑惑,试探着调侃:“刘总,这湖是你的?”

“叔,啥哩?刘总”呢?他们喜欢瞎叫。现成的大坑改造成塘,傻子都会做。”

等等,我记起来了。这个地方叫过坑矿区,下面全被矿洞掏空,塌陷成一片凹凸不平的沼泽地。大大小小的深坑里积着浓黑的污水,年终散发臭鸡蛋的气味……后来才知道,事情并非卷毛说的那么轻松,清淤消毒,抬高填低,从十几里外开渠,引艾河水穿流塘间,耗时两年多才完工。因是活水鱼,味道鲜美,成了市场的抢手货。

小车横过湖堤,卷毛嘴朝前面大山一翘:“叔,到家了哩,我就住在这山上,你们就住在我这里吧?”

探亲不如住店。我即吩咐:“送我上镇去宾馆吧。”

“住啥哩宾馆呢?欠着您这样久的账,该一起算算,了结一下。许多年,我都在给您爹擦屁股。”

山又高又陡。小车像只小甲虫拐过一个一个“Z”形弯道向上爬行,拐至半山腰,主峰下是一长溜舒缓的坡地,种满了各色药材,色彩斑斓,香茅扑鼻,一行行、一株株,挂紫叶茂。卷毛走下车,转了一圈,即打电话:“马上来狮头岭药场打药,我在等着哈。”

我心里又一咯噔:“你小子真有能耐……”

“叔,你又来了。不是政府的领导和扶助,我纵有三头六臂也枉然。你还记得不?这原来是我爹和好几个猪脑壳堆放矿石的地方,他们绕着山峰到处打洞子,折腾多年,只见矿石不见煤,把好好的狮子岭弄得像个骷髅头。”

我们在一块青草地上坐下,等候农技服务公司的无人机来撒药。阳光灿烂,清风徐来,卷毛指点着周边的群山,一一向我推介:油茶林基地、猕猴桃基地、红麻基地、花木基地……都是废弃矿山改造而成的。远处,浩浩的艾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,穿流在广袤的田野间。山青、水绿、天蓝,一切都恍如隔世。

见我老是一惊一乍的,卷毛笑道:“这些只是小儿科哩,十八天后,践行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’的理念,全盘治理改造矿区。你晓得不?国家投资好几亿,将铅锌矿矿区,改造为天湖湿地公园,还有南阳湿地公园、白沙的花果山,都是废弃的矿矿区改造的。你难得回来一趟,不妨到处走走看看。”



制图/左骏

## 生活家

## 晨光里的食光诗

陈毓慧

每一个晨光初破的清晨,当山风还裹着青竹与草木的潮气时,我已怀着温柔又坚定的心情守在灶台前给儿子们做早餐。炎陵晨光里的早餐是我写给他们的浪漫食光诗——这首诗里,藏着炎陵本地山货的鲜气,也载满了两个儿子在炎陵大山里成长的元气。

清晨的暖意,从熬一碗炎陵蛋花甜酒粥开始,温热的粥液滑过喉咙,熨帖了儿子们清晨刚苏醒的凉意,也唤醒了他们一天的活力;煮一碗炎陵黄桃米粉,粉上加一个茶油煎的金黄土鸡蛋,焦香里满是炎陵山间太阳的醇厚;用竹织簸箕蒸一张烫皮,米香混着竹篾的清润,裹着深山木耳的脆嫩与老坛酸菜的鲜爽,儿子们每咬一口,都是农家烟火气。他们俩最喜欢夏日清晨咬一口刚摘的黄桃或奈李,那部峰脚下的清甜在舌尖化开,我想那就是炎陵大山馈赠给两个儿子的自然甜吻。这些细碎的美味,正悄悄攒成孩子骨骼里的力量:你看他俩追着山风跑时,脚步比从前更轻快;换手时,他俩少了些黏人的娇气;连从前恼人的感冒,也跟着炎陵的好空气悄悄躲远了。早餐桌前的时光虽短,可融进食物里的用心,我想一定会陪着他们走长长的路——就像炎陵的老茶树,把根扎在土里,慢慢长出品性。

我总爱用炎陵本地食材和餐盘玩把戏:把茶油荷包蛋抹上炎陵剁椒酱,瞬间成了孩子眼里“会冒辣香的五颗紫葡萄”,他俩拍手喊:“是背着绿壳的千年老乌龟”;将炎陵奈李切成薄片铺在盘边,就成了缀满晨光的“满天星”……原来艺术从

不是美术馆的藏品,而是炎陵餐桌里的方寸巧思。孩子的想象力在这头苏醒:他会说“太阳”的蛋黄是炎帝陵的晨阳,教“乌龟”的葡萄“脚”像神农谷山间的竹节,还给每样食物编出沾着露水的小故事。那些早餐里的巧思,早把美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——就像炎陵人从山土里找甜,他们也学会从平凡日子里挖诗意。

如今两个儿子也学着我的样子钻进厨房:大儿子颠锅烙的炎陵腊肉飞饼,在亲友圈小有名气;小儿子攥着水果刀,把炎陵黄桃切成一艘艘歪扭的小船,又把黄桃核摆成一排“小灯笼”。他俩得意地喊:“妈妈,今天的‘炎陵食光诗’,我也写了两句!”

有次我生病没早起,昏沉沉走出卧室时,餐桌上摆着半碗白米粥,旁边是用炎陵高粱米果拼成的小爱心,还有张歪歪扭扭的字条:“妈妈,今天换我给你读诗。”那一刻我突然懂了,这些晨光里的炎陵早餐,早不是食物——是我递出去的“热爱生活”密码,他们接住了,还把这份带着山乡暖意的温柔又传回给了我。

日子还在炎陵的晨雾里过,餐盘里的“诗”也换着山货的模样。我们周末踏着田间小径去采摘嫩绿的艾叶;爬上山间老林去挖掘新鲜的竹笋;钻进老家屋后的鸡窝拾捡圆圈的土鸡蛋……未来他们会长大离家,但我知道,每当清晨遇见一份温热的早餐,他们一定会想起家乡,想起炎陵晨光里摆弄黄桃、茶油荷包蛋、艾叶米糕的美好时光,心里会存着一份柔软的底气——就像在炎陵大山里过日子那样,把平凡的日子过得像炎陵黄桃般清甜,像茶油香般绵长。

## 真情

## 念嫂

廖威

奶奶离开我已六年,可她的影子总会在不经意间冒出来——或许是冬夜裹紧被褥时,或许是看见灶台边忙碌的身影时,又或许是翻到旧木箱的瞬间。

她这一生活得太俭省,也太坚韧。爷爷在49岁便走了,留下她和五个没长大的孩子,邻里总夸她性子好,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、吵过架,待儿媳也温和,可没人知道,她是把所有的软都给了家人,把硬都藏在了自己心里。

小时候我怕黑、怕“鬼”,总爱黏着她睡。冬天最冷的时候,她会抱着暖融融的木炭火盆塞进被子里,那点暖意裹着太阳晒过的皂角香,是我童年最踏实的被窝。

那时候叔叔还没结婚,跟奶奶住在一起,我们家的厨房和她的挨着,我总爱凑在门口看她做饭:一口铁锅同时弄两个菜,一个炒好了用碗扣着保温,另一个接着在锅边炒,动作快得像在赶时间。有些长辈说她“马虎”,可我和妹妹只觉得这是本事,她炒的菜,吃着总比别家的香。

后来才懂,她哪里是马虎?一个女人要照顾孩子,要下田刨食,能让孩子们顿顿吃上热乎饭,就已经拼尽全力了,哪有精力去讲究摆盘?

她的苦,曾一遍遍讲给我听。她几岁就被舅外祖母送去当童养媳,搓麻、干杂活;后来又转到主家亲戚家,照样是做童养媳,上山砍柴、喂猪、带弟弟,常常饿肚子。最惨的一次是得天花,那年缺医少药,吃了偏方也不见好,昏睡了好几天。主家以为她活不成了,把她抱到家门口的河洲上扔了,可她竟凭着一股劲儿醒了过来,拖着孱弱的身子,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回了那个算不上是“家”的地方。后来,11岁的大伯没钱治病夭折,9岁的二伯

在饥荒年吃树皮糠饿死,这些痛她没怎么说过,却都刻进了骨子里,也让她比谁都懂“节俭”二字——能省一点是一点,能留一点是一点。

过年过节,长辈们给她买的年货、点心,她从不舍不得吃,都小心收在竹篮里、木箱子里。只有等我们这些孙辈去了,她才笑着打开箱子分零食,还不忘叮嘱:“留些,等夏天你们放学回来饿了,还有得垫肚子。”可零食能存那么久?到了春天发潮,甚至有点变质,她会趁着晴天赶紧拿出来晒,晒过之后我们照样吃得津津有味——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有零食吃,就已经是顶好的事了。

后来我们长大了,弟妹妹也大了,没人再像小时候那样捧着翻地的木箱子,她自己牙口不好,吃不动了,即便到了晚年,她眼睛花了,耳朵也背了,可每年冬天过年回家,我们刚放下行李,第一件事还是去看她。她没进门先喊一声“嫂”——这是茶陵话里对奶奶的称呼,她总能听见似的,立刻笑着迎出来,拉着我们的手问“吃饭了没”“天冷多穿点”,转身就要去开那个木箱子:“里面还有吃的,我给你拿给你。”

她大概忘了,她的孙子早过了三十岁,连自己的孩子都到了当年我黏着她的年纪。可在地里,我们永远是没长大的孩子。她把这辈子攒下的、仅有的爱,全给了我们。

直到她离开后,我们打开那个被我们翻了无数次的木箱,里面还装着满满的零食,只是再也等不到那个盼着分享、盼着留有余粮的人了。

这些都是我的童年记忆,是奶奶用她的方式给我的温暖。奶奶,您不用记挂,我会一直想着您。也愿您在天之灵,能安稳舒心,再不用受从前的苦。